

刘 征 著



人向何处去

学人文库

新华出版社

亦庄亦谐

指砭时弊

抒情记趣

感悟人生



学人文库

人向何处去

刘 征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向何处去/刘征 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1
(学人文库)

ISBN 7-5011-4259-9

I. 人…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1725 号

学人文库
人向何处去
刘征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93000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011-4259-9/Z·548 定价:14.80 元

主客问答(自序)

三月春阴不下楼,正好躲在小小的书斋里整理这本书稿。有客焉,不扣门而入,站在面前,瘦棱棱的像一把刀。他是最要好的朋友,无话不说的。

我放下手中的稿子,长出一口气。给客人泡上一杯茶,对坐在沙发上,懒洋洋地聊天。

“又要出一本书吗?老兄真算是多产。”

“唔,写多了就凑一本,出版社抬举我。”

“依我看,老归林下,不如金盆洗手,落得清闲自在。”

“什么,封笔吗?”

“对呀。种种花、养养鱼,写字、画画、玩古董,要不然就打牌、游游泳、逛逛街、旅旅游、悠哉悠哉!”

“我承认你说得在理,但我不能。我不能遗世以自娱,总是鸟鱼生涯情浅,笔墨生涯情深,舍笔墨而取鱼鸟,如同舍烧肉烤鸭而取萝卜白菜。”

“要不,就写休闲文字。而今时兴休闲,劳累一天,干嘛去?宽宽心,歇歇心,散散心,开开心。于是,休闲文学应运而生。你瞧,淡淡的哀愁加上几分轻狂的玩世,多角的插足夹杂许多爱情的调侃;浮浅的人生哲学玩一点五里雾式的深沉,旧文人玩腻的闲情涂几层文化的油彩。游戏人间的调子,潇洒人生的气派,不咸不淡的内核,飘飘浮浮的外影。等而下之的,不去谈它。这样的东西,是

出版商的摇钱树；是作者成名成家、招财进宝的中南捷径。

你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写什么杂文，针砭什么时弊？你是个无官无权的草野之士，时弊用得着你针砭吗？针砭了又有什么用？再说啦，你放着大马路不走，却走那危悬一发的钢丝。仗着你滑头滑脑，会打太极拳，至今还没惹下大麻烦。但留神，半只脚踏空就会跌得头破血流。老兄，何苦！兼善天下，是圣人；众醉独醒，是贤人；酒流扬波，是打鱼的老汉。你自己估量估量，在人生的大舞台上，适合扮演哪个角色呢？”

我望着他炯炯逼人的目光，长叹了一口气，说：“我承认你的话在理。我不反对休闲，也不反对休闲文学，但我不能。百年三万六千五百日，我已度过了两万五千五百多日。满打着活一百岁，也还只剩下一万多日，而以蒲柳之姿，百岁是不可能的。余下的就不足一万日了。记得有一位外国的盲作家写过一篇《假如给我三天视力》，对盲者来说，那三天真比万两黄金还宝贵。今后的不足一万日对于我，不亚于盲者的三天。我没工夫休闲，没工夫写休闲文学。我爱我脚下这块神州大地，她生我养我，给我欢乐又给我忧愁；给我童年又给我白发；给我许多亲人和朋友，又给我以不时的聚散。她深深吸入我火烫的泪水，她层层承荷我歪斜的脚印，她舒展我一个又一个明亮的和幽暗的、宏大的和渺小的梦。我已经同她融为一体，如水在乳，不可分离。我要尽孝，为她梳头，为她洗脚，为她抚摸伤痕，为她涤除污垢，为她穿戴化妆，让她展示举世无双的慈祥 and 美丽。所以，我怎能休闲？”

我十分激动，流下了老泪。他被我的激动惊呆了，半晌没答话，来了个哑场。

“何必这么严肃，该休闲还得休闲。”他忽然大笑起来，转变了话题：“我今天来，是约你去看花的。公园里玉兰开了，好一片云锦。”

“可不行！编辑先生一再催稿。还差一篇序没写，等几天吧！”

“等不得。北京的花本是在两场大风的夹缝里开的。现在阴天，备不住来一场大风，我们的如意算盘就落空了。那，就迟些日子一起去看牡丹。左右我要把你拖出书房。”

“但愿我的文字不会如落花委地，就好了。”

“想不到你也会伤感。‘落’，又训作‘始’，有初萌的意思。萌即是落，落即是萌，方萌方落，方落方萌。”

“精彩！”

“嘿，你把今天的谈话写下来，不就是序吗？”我们相视而笑。

刘 征

1998年3月

目 录

铜豌豆斋品谈

斗牛说.....	(3)
屠牛说.....	(6)
金钱能买到的和不能买到的.....	(9)
从警车开道想起的	(12)
忧天赘语	(15)
醒人说梦	(17)
闲言碎语	(20)
回避古今谈	(25)
哀愚	(27)
书外拾趣	(30)
画记	(33)
人与虎	(36)
语言的油膏	(39)
漫话“流觞曲水”	(41)
绞杀现象	(44)
冷心探源	(47)
纤夫诗话	(50)
魔鬼的启示	(53)
假假真真真假假	(55)

说赵壹	(57)
厕所的功能	(60)
水仙随想	(63)
倒霉的“福”和走运的“八”	(65)
杯盘杂议	(67)
打虎效应	(70)
架上搜奇	(73)
两种鬼文化	(76)
鼠辈	(79)
牛刀割鸡与鸡刀割牛	(82)
服饰杂说	(84)
从孔乙己的长衫说起	(87)
包装百幻谈	(90)
由“王”“也”说到“潇洒”	(92)
登云三傍	(95)
街谈巷议	(98)
铜豌豆斋小品	(101)
人向何处去?	(103)
鲜花与爪牙	(106)
广《可如》	(109)
鼠辈的变异	(112)
悲莫大于心死	(115)
卖珠者言	(118)
欲×之罪,何患无词	(121)
谨防捧煞	(123)
红外说红	(126)
该死的上纲法	(129)
真假优劣之间	(132)

书摊得宝记·····	(135)
沉舟侧畔·····	(138)
虎打武松·····	(141)
醉演空城计·····	(144)
车子的故事·····	(147)

画虎居随笔

室名杂话·····	(153)
“贺兰”新证·····	(155)
昙花小志·····	(157)
门外书谈·····	(160)
我的爱好·····	(163)
鸟声·····	(165)
买书记·····	(167)
友书记(一)·····	(170)
友书记(二)·····	(173)
沉稿和放龟·····	(176)
北京风俗画·····	(180)
砚外说砚·····	(188)
诗道与书道	
——沈鹏《三余吟草》序·····	(194)
诗与画的融合	
——梁云坡的山水画艺术·····	(197)
含情的石子·····	(199)
《清水白石集》后记·····	(202)
劲儿·味儿·趣儿	
——答《杂文界》记者问·····	(205)
片石记·····	(208)

苏牧和微型杂文	(211)
智子	(213)
古藤阴下	(216)
辩字谈书	(219)
上当的乐趣	(221)
话说景山槐	(223)
岳阳楼诗文记	(226)
梦中蟋蟀	(229)
讽刺诗是只吉祥鸟	(232)
《艺梅叟》本事	(235)
序跋小志	
——记《〈涂鸦诗稿〉序》	(239)
写在书上的话	(241)
我和寓言诗	(243)

铜豌豆斋品谈

斗 牛 说

牛，秉性憨厚，却是好斗的。西班牙的斗牛举世闻名，那是人跟牛斗。从电视里看到，斗牛士凭借一块红布，辗转腾挪，引逗发怒的牛总是误触在红布上，人得以安然无恙。最后是三把刀子致牛于死。让人一边看一边心跳，确是一种惊险的技艺。

我国有些地方也有斗牛戏，却是挑动牛跟牛斗，如同斗鸡、斗鹌鹑、斗蟋蟀那样。人斗牛，牛有时伤人。牛斗牛，人只是站在一旁悠闲地看热闹，既有惊心骇目之娱，又无断肋穿肠之忧，在冒险里渗透着中庸，何等妥当！

但我亲眼见的斗牛，不是戏，而是一连串可怕的麻烦，至今想起来还要倒吸一口凉气。话说“文革”期间，我们的干校在“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凤阳，地处南北之交，耕田主要用水牛。一天夏日中午，忽然传来喊叫声，说是两头公牛打起来了。大家赶快跑出去看。那战场是在水塘里，两头牛如同两个庞大的水怪，拒撑翻腾，头角臀尾时隐时现。看那水已经搅成一池泥浆，两牛每一顶撞和转身，都激起巨大的波浪。水柱一溅丈把高，扑在塘边的小路上，变成一片泥泞。围观者目瞪口呆，却束手无策。直到一头牛战败逃走，大家才松一口气。

但事情并没了结。过了几天的一个深夜，忽然哨声急响，紧急

集合,说是那两头牛又干起来了。原来老哥俩拴在靠近的两个木桩上乘凉,不知为什么凉也不乘,觉也不睡,又打斗起来。四只大角针锋相对,顶在一起,两个巨大的臀部忽地转在这边,忽地又转在那边。糟糕的是,战场紧挨着宿舍的后墙,墙是土坯垒成的,牛屁股如果撞上土墙,马上会墙倒屋塌,真是危急万分。

牛相斗有个特点,只是瞄准敌对方干,绝不伤害劝架者。人虽然能够靠近,可是两只牛头顶在一起真有千钧之力,谁能拉得开?不知是谁急中生智,出了个好主意——用两根又粗又长的绳子分别拴在两头牛的后腿上,仿效拔河,每边站二十几个小伙子向自己一边拉。大家用尽平生之力,好容易在两个牛头之间拉开一道缝。一脱离接触,其中一头自知气力不济的牛趁势逃脱了。一场杀得天昏地暗的大战才算归于沉寂。

如今仔细想想,颇有些费解。两头牛如此誓不两立,自然并非为了牛界生死存亡的大事。退而求其次,说是为了改进耕作方法各执己见吧,可何至于武斗,而且耕起田来都是慢吞吞的,并没有两样;说是三角恋爱,为了争夺情侣吧,可身旁确实没有一位如花似玉、娇滴滴的牛小姐。想来不过是为了你瞪我一眼,我踩你一脚,你多喝一口水,我多吃一口草。为了这些鸡毛蒜皮动这么大肝火,牛呀牛,你身躯庞然大,心胸却为什么如此渺然而小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牛要算得第一流的讽刺家。虽然无意当演员,可是它们演的“二牛转”,却活活画出了人们之中那些不惜肝脑涂地,使出全身解数搞内部摩擦者的可憎而又可怜的状况。

然而牛毕竟是牛,不搞小动作,它凭借千钧的气力和犹如快剑长戟的两支大角,可以与虎相斗。据说牛遇到老虎,就把臀部对着山崖或大树,以绝后顾之忧,把牧童保护在胯下,把两角直指虎头。几番较量,牛越战越勇。老虎莫奈牛何,且气力已尽,只好落荒而走。为保赤子而凌虎威,牛啊牛,你又不愧为顶天立地的伟丈夫了。

可惜得很,某些搞内部摩擦的专家,在这方面却偏偏远不像牛。他们在共同事业的一些重大难题面前总是回避退缩,尤有甚者,管他赤子不赤子,先捞一把再说。如遇此情,你说可怎么好!我想,先试着把他们拉开,拉不开就撤换。春日载阳,有鸣仓鹒,别让这号人影响我们的春耕。

1988.1

屠牛说

小时候，听说老北京有卖汤驴肉的，那办法是用沸汤浇在驴身上，把驴活活烫死，再割了卖肉。只是听说，可从来没见过。

可巧看到《阅微草堂笔记》有一段记载：“其屠驴先凿地为釜，置板其上，穴板四角为四孔，陷驴其中。有买肉者，随所买多少，以壶注沸汤沃驴身，使毛脱肉熟，乃剥而取之，云必如是乃脆美。越一两日，肉尽乃死。”与耳闻虽略异，汤驴之事或非无中生有。其屠杀手段之惨毒比之施于人类的凌迟有过无不及。那驴虽然四只脚陷入孔中，不得动转，据同文记载，却也“目光怒突，炯炯如两炬”。可见虽蠢笨如驴，猝加以极端的残暴，也绝不捃起大耳朵以表示无限忠于的。

屠牛虽比不上汤驴的惨毒，也不如杀猪那样一刀毙命。古书里说的“椎牛”，是怎么“椎”法？是否当头一椎致牛于死？不知道。大约古法早已失传，我亲眼见到的一次不是这样。记得芦沟桥事变那年我11岁，举家逃亡到一个镇子上。我丢开书本，浪迹街头，一下子成了流浪儿。有一次走到一家屠户门前，正赶上杀牛，就溜进去看。

院子里站着几条大汉，尤其是那个拿刀的，满脸疙疸肉，活像图画上的煞神。要屠的牛有两头，大汉们牵过来其中的一头，用一

块麻包片儿蒙在牛头上，捂住眼睛，再用两条粗绳子各拴在牛的一只前腿和一只后腿上。大汉们攥住绳子的一端朝两边拉，牛的前后两对蹄子各自并拢，四个支点缩成两个支点，站立不稳，扑通一声翻倒在地。为着防止牛“东山再起”，大汉们连忙抄起两条木棍压在牛的身上，并且用四个肥重的屁股各压在木棍的一端。

一直站在旁边，抱“悠然见南山”态度的“疙疸肉”，这时候才跑上前去，一手拢住牛的下额，使牛头保持仰势，一手紧握雪亮的钢刀对着牛的脖颈切割起来。想不到屠杀者如此文质彬彬，如此温良恭俭让，仿佛刀下不是一条活牛，而是一块准备摆拼盘的酱牛肉，要施展高超的刀法，切出一朵花来。刀慢条斯理地割，但见鲜血咕嘟流，割开的肉突突乱跳，那牛呢，只是发出闷哑的吼叫，不绝如缕，终于停止。

那吼叫不像是挣扎，也不像是乞求；不像是愤怒，也不像是悲泣；不像是指斥天道的不平，也不像是哀叹人（牛）生的短促；不像是同亲爱的犁头诀别，也不像是在高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牛”，或者雅一点，在朗吟绝命词。总之，屠刀为什么下得那么缓慢，牛的吼叫在倾诉什么，我一直弄不明白。

只有一点是清楚的，牛始终没反抗。近旁待屠的一头也是一样，只是哞哞地叫，眼泪横流（从那时我才知道，牛是会流泪的），四只脚却如同钉在地上一样，一动不动地等待着屠刀送它进天国。

牛，据说能与扑来的猛虎抗衡，孔武有力远胜过驴子，并且并无绳索枷械的束缚，要是发起火性，奋击冲撞，发出霹雳般的抗议，说不定会弄得屠杀者人仰刀飞，至少会给屠杀添许多麻烦，然而牛不。此时此地牛是怎样的心态，有待动物心理学家去研究，我只能臆测。

说牛是蠢到不知死为何物，而且不知眼前就是死，反而以为是一种斗牛的游戏吧，不对。悲号和流泪分明表示他们不是木头。说牛是慈悲为怀，宁肯施行“以身饲虎”的佛学准则也不愿打搅人